

刻本漢文佛典俗字的研究價值芻議

鄭賢章

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

中近古漢文佛典是近年來語言文字學界熱心研究的一種重要語料。其中佛典辭彙研究、語法研究以及利用漢梵對音的音韻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。相對來說，漢文佛典中的文字研究就少有人問津。其中的原因有多方面。搞文字研究的人主要精力用在古文字的研究上，對今文字，尤其對俗字，人們還沒有花大力氣，儘管自二十世紀七、八十年代以來，這種情況已有所改變。目前，漢文佛典在文字學上的價值，人們大致是從校勘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寫本佛典開始意識的。敦煌寫本文獻俗別字甚多，可以說不懂俗字，就無法很好地校理這些文獻。這一點人們在校理敦煌變文、敦煌曲子詞、王梵志詩時就已深切感受到。版本不同，俗字出現的情況會有所不同。一般來說，刻本俗字要比寫本少。刻本、鉛印在文字上起到了一定的規範作用，減少了用字的隨意性。不過，刻本的漢文佛典中的俗字卻甚多。刻本中的俗別字大致來源以下情況：有的是刻書人保留了原來寫本中的俗字的字樣；有的是刻書人用後起的俗字校改寫本中的正字；還有的是刻書人以後起俗字校改寫本中的俗字。漢文佛典版本很多，版本間源流錯綜複雜。我們這裏以日本排印的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為底本，對刻本佛典中的俗字的價值略作探討。日本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所收佛經絕大部分有校勘，在這些對勘的異文記錄中有大量的俗字，此外正文中無校勘的也有不少俗字，這都是我們要研究的對象。

俗字的研究價值是多方面的，就佛典俗字來說，我們主要就它在補正大型字典、校勘文獻上的價值作些討論。其主要有下列表現：

(一) 為字書中所收的俗字或俗字的字義提供一些例證。

王力先生在《理想的字典》一文中說：「一般的字典對於近代的字義所以不舉例者，一則是看輕俗字俗義，不屑舉例；二則是近代的書太多，要找始見的例子很難，古代的字義，有許多字書、類書可抄；至於近代的字義，就只有自己去群書中搜索，所以是不容易的事，但是，看輕近代語是不應該的，無論如何困難，對於每一個近代常用的字義，是必須舉例的。」¹ 沒有例證的字義是難以令人信服的。在佛典俗字收錄上，主要有

1 王力《龍蟲並雕齋文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360頁。

唐代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、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及遼代釋行均《龍龕手鏡》。《漢語大字典》在佛典俗字收錄上主要引用這幾部書。它們不足之一就是缺少例證。漢文佛典可以為字典提供許多俗字的例證。在提供例證的時候，有一點要說一下，所給出的文獻應標明版本。這是因為版本不同，用字會有差異。劉復先生的《宋元以來俗字譜》在收字時就標明了版本。如：所用《古列女傳》就標明是宋刻，揚州阮福摹刻。（遺憾的是劉先生也只收字不給出句）

【癩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龍龕手鏡》疒部：「癩，俗；癩，正。」無「癩」的例證。

案：北涼曇無讖《大方等大集經》：「繞頸四指，當有瘡癩，不宜子息。」（13，139，1）² 失譯附東晉《盧至長者因緣經》：「我兒左脅下有小豆許癩（宮本）。」（14，824，2）其他本作「癩」。唐代釋道世《法苑珠林》³ 卷七十七：「王復問母：『頗見身上瘡癩（宋、元、明本）黑子私密之事？可識以不？』母答王曰：『兒左脅下有小瘡癩（宋、元、明本），猶小豆許。』王遣脫衣高舉臂看，見兩瘡癩（宋、元、明本），大小相似。」竺法護《佛說胞胎經》：「或復為盲聾喑瘖患癩，身生瘰（宋、明、宮本）。」（11，889，1）「瘰」即「癩」，在俗字中，「疒」與「广」旁常相混。如：「廢」又作「癩」；「廈」又作「瘡」。都見《龍龕手鏡》。

【岸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龍龕手鏡》：「岸，音岸。」無「岸」的義也無例證。

案：「岸」即「岸」的俗字。西晉竺法護《度世品經》：「智慧善權術，五枝度彼岸。」（10，654，1）東晉佛陀跋陀共法顯譯《摩訶僧祇律》「邊各二百五十人，叫喚換網向岸（宋、宮本）」（22，341，3）其他本作「岸」。「若捉擲水（宮本）上得波夜提，入浴者，水草著身者，當以水澆令下入水。」（22，340，1同上）姚秦佛陀耶舍《四分律》：「迦留陀夷先出岸（聖乙本）上，錯著六群比丘衣去。」（22，979，3）秦公《碑別字新編》：「岸，魏《燕州刺使元揚墓誌》作岸。」「岸」即「岸」的別字。因為「土」旁俗作「玉」，而「岸」又別作「岸」。《碑別字新編》引魏《比丘道寶記》作「岸」。

【冰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字彙·水部》：「冰，俗冰字。」無「冰」的例證。

案：「冰」在佛經中有幾種情況。「冰」可作「冰」的俗字；可作「水」的俗字；還可作「永」的形誤字。現分別舉例說明。《大般涅槃經》：「或冷如冰，或熱如火，或澀如沙。」（12，482，1）「冰」在此是「冰」的俗字。劉復《宋元以來俗字譜》：「冰，《金瓶梅》（指《金

2 我們所用的佛經本子是 大正原版《大藏經》。在經名後出現的三個數，第一個是冊數，第二是頁數，第三是欄數，1表上欄，2表中欄，3表下欄。

3 出自《佛藏要籍選刊（1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。

瓶梅奇書前後部》清嘉慶濟水太素軒刊)作氷。」敦煌寫本《常何墓碑》：「妖徒所以冰泮，醜類於是雲消。」⁴《龍龕手鏡》：「𣎵，筆麥反。同氷字。」「𣎵」為古冰字。《為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》(敦煌文書伯希和編目二五五五號)：「氷運海物，舟帆蔽空。」⁵「氷」在這裏是「水」的俗字。《干祿字書》：「氷水，上通下正。」「通」在該書中常指俗寫。《法苑珠林·卷八》：「無染性清淨，氷離於世間。不觀世五蔭，常住明為法。」「冰」，宋、元、明、宮本作「永」。「氷」乃「永」之訛。秦公《碑別字新編》：「永，魏《丘哲墓誌》作氷。」「氷」與「永」的別字「氷」字形相似。

【醜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集韻·談韻》：「醜，酒、醋薄也。」和「醜，醜。」有兩音：一是徒甘切，一是杜覽切。無例證。

案：「醜」與「淡」同。不只限於酒、醋味薄。還可指其他物品的味道淡。《大般涅槃經》：「庵羅果醜，能醜異物。」(12, 521, 1)「王即歿已，其後是藥，或醋或醜，或甜或苦，或辛或醜(宮本)。」(12, 408, 2)其他本作「淡」。

【愞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正字通》：「愞，俗度字。」無例證。

案：《龍龕手鏡·心部》：「愞，徒各反。忖也。」《不空罽索神變真言經》：「又如如來無量大智、無與等智、無量智，總非一切天龍八部、六欲魔、眾人及非人之所愞量。」宋、元、明本作「度」。(20, 312, 3)「仙、一切魔、眾沙門婆羅門人非人等，盡皆迷惑，非意思伺，非愞所測。」宋、元、明本作「度」。(20, 358, 3同上)

【瘡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正字通·疒部》：「瘡，俗字，方書本作黃。」無例證。

案：《龍龕手鏡·疒部》：「瘡，音黃，病也。」唐·不空譯《罽索神變真言經》：「或患眼、耳、鼻、舌……癰腫、毒腫、瘡病……瘡、厭蠱等病。」(20, 228, 1)流志《如意輪陀羅尼經》：「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及至七日，熱病、風病、瘡病、痰病、蠱毒、厭禱……」(20, 189, 2)西晉竺法護《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》：「……癰疽瘡癩痰瘡，起眾疾狀。」(11, 825, 3)又有直接作「黃」者。「疥癩癰疽，體生瘡癩，風瘡痰瘡積集其身。」(11, 859, 2同上)

【癩、癩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篇海類編》：「癩，亦作癩。」無例證。「癩」字未收。

案：《不空罽索陀羅尼經》：「悉能除斷刀毒惡藥腫油癩(宋、元、明本)癩癩癩病著小兒病，壽命色力富貴快樂具足歡喜。」(20, 419, 1)唐代不空譯《除一切疾病陀羅尼

4 選自《敦煌吐魯蕃文獻研究論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82年。

5 選自《敦煌吐魯蕃文獻研究論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82年。

經》：「此陀羅尼若誦持者，宿食不消，癩亂風黃痰癰患痔瘡（宋、明、甲本）淋上氣，嗽虐寒熱頭痛半痛，著鬼魅者悉得除差。」（21，489，3）「癰」又俗作「癩」。唐玄奘《十一面神咒心經》：「若患丁腫癰癩（元、明本）瘡炮者，疽瘍癰等種種惡病；若被刀箭牟稍癰等傷……皆以此咒咒之，七遍即得除愈。」（20，153，3）其他本作「癰」。

【浼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龍龕手鏡·水部》：「浼」，「澣」的俗字。無例證。

案：《大般涅槃經》：「我又示現受糞掃衣浼濯縫治，然我久已不須是衣。」（12，629，2）宋、元、明本作「澣」。「澣」是正字。「浼」是異體，是通行字。「浼」乃俗字。《龍龕手鏡·水部》：「浼，俗；澣，正；浼，通。」實際上「浼」是來源於「澣」。由於「完」旁在俗寫中作「兒」。《干祿字書》：「兒，完。上俗，下正。」因而「浼」就俗可寫作「浼」。秦公《碑別字新編》：「浼，隋《張君妻蕭氏墓誌》作浼。」

（二）補充《漢語大字典》漏收的俗字並為其提供例證。

《漢語大字典》收字五萬六千多，應該說比較多了，但其漏收的字還很多。我們在此補充一些，作些考辨，並給出例證。

【魑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沒有收該字。

案：《龍龕手鏡·鬼部》：「魑，俗，古外反。」「魑」乃「膾」的俗字。「膾」，《廣韻·泰韻》音「古外反」，正與「魑」音同。姚秦鳩摩羅什《大莊嚴論經》：「巴樹提言：『此是惡人可將殺去。』於其頸上繫枷羅毘羅鬘，魁魑（宋元本）搖作惡聲，令眾人侍衛器仗圍繞，持至塚間……」（46，326，1）其他本作「膾」。姚秦鳩摩羅什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：「觀入如空聚，觀陰如魁魑。」元明本作「膾」。（12，992，3）「離魁魑（宋本）刀杖火毒等畏。」其他本作「膾」。（12，994，3同上）「魁魑」本作「魁膾」，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二十五：「魁膾，謂屠割之師也。」「膾」由於受上文「魁」的影響，類化而作從鬼旁的「魑」。

【饜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等皆未收此字。

案：「饜」，貪婪之義。西晉《修行道地經》：「剛弊喜譖人，遠戒不順法，犯禁穢濁事，貪饜而獨食。」（15，186，3）「饜」即「饜」的俗字。「饜」為甚麼會俗作「饜」？這是因為「殄」俗作「彌」。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九十七：「殄殄，……集作殄彌，並俗字也。」「殄」俗做「彌」也是有原因的。「殄」本俗作「弥」，這是由於「殄」小篆隸變時與「尔」形體相似。「尔」即「爾」字。例如：「趁」俗作「趁」，「珍」俗作「玠」。《大廣益會玉篇》「饜」，《原本玉篇殘卷》作「饜」即為明證。而「弥」與「弥」亦形近，彼此也易相混。例如：「蜓」，俗作「𧈧」《類篇·蟲部》：「蜓，俗作𧈧。」又俗作「𧈧」。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九十：「𧈧，……傳文作𧈧。」我們知道「彌」乃「弥」的繁寫，簡繁體在中古時期經常交織使用，

因而「養」就有了俗作「養」的情況。

【嗅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沒有收「嗅」字。

案：《龍龕手鏡·口部》：「嗅、嗅，俗；許救反，正作𦘔字。」鳩摩羅什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：「其鼻鼻所嗅（宋宮本）者，則亦為空，不可毀傷，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」其他本作「嗅」。（98，189，2）竺法護《光讚經》：「耳與眼者，悉天所有亦不可得，耳與鼻悉天所有亦不可得，鼻與嗅（宮本）者，悉天所有亦不得，其鼻及眼，悉天所有亦不可得……」（8，206，1）在俗寫中，「臭」常寫作「臭」。秦公《碑別字新編》：「臭，魏《冀州刺使元壽安墓誌》作臭。」「𦘔」就又可俗作「𦘔」。《龍龕手鏡·鼻部》：「𦘔，俗；𦘔，正。」

【嘔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沒有收此字。

案：《龍龕手鏡》：「嘔，俗，即委反，正作𦘔、𦘔二字，鳥喙也。」竺法護《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》：「迦葉佛世時，為鳥鳥赤嘔，波羅捺中道，翱翔眾樹間。」（4，200，2）符秦·僧伽跋澄《僧伽羅刹所集經》：「微妙無雜穢，如來鼻第一，猶如鸚鵡嘔，是故歸命之，當在面門中，眾生所宗仰。」（4，127，2）鳩摩羅什《十住毘婆沙論處》：「……鳥鴉鷲鷲鐵嘔所啄，惡鬼驅逼令緣劍樹，上下火山，以鐵火車加頸領，以熱鐵杖而隨捶之……」（26，21，1）「家是鍼嘔蟲，不善覺觀常啖食人，家汗淨命多行欺誑，家是憂愁，心多濁亂……」（26，57，3同上）《大般涅槃經》：「假使蚊嘔能盡海底，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。」（12，459，2）「寧說蚊嘔盡大海底，不可說言如來法滅。」（12，472，3同上）竺佛念《菩薩處胎經》：「……鐵嘔地獄，黑繩地獄，沸屎地獄，冰山碓臼，受苦無量。」（12，1077，2）隋·闍那崛多《大威德陀羅尼經》：「若複獄卒、若狗、若鳥、若鐵嘔口、若執鉗者……」（21，823，3）《法苑珠林》卷七十四：「劫盜供他用，泥犁獨自沈，覆鳥金剛嘔（宋、元、明本），啄腦劈其心。」

（三）考辨一些俗字的音義或源流。

本不同的兩個字，由於俗寫的緣故而變為相同的字形，從而使得這些字之間的音義關係變得複雜。因為沒能正確地處理這些字，《漢語大字典》漏收了不少的音或義。實際上它們中間有很多是可以搞清楚的。當然，這需要花大力氣去研究。我們選取幾個俗字考辨一下。

【諂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有「諂」。但我們講的是作為「諂」的俗字的「諂」。此「諂」音同「諂」，與音「土刀切」的「諂」不同。文字學上稱為同形字。

案：《龍龕手鏡·言部》：「諂，俗；諂，（正）醜染反，諂，誑也，偽也，佞也。」元

魏·流支《得無垢女經》：「無主不諂(宋、元、明本)誑，無染云何慢？」其他本作「諂」。玄奘《阿毘達磨界身足論》：「十小煩惱地法云何？一忿，二根，三覆，四惱，五嫉，六慳，八諂(明本)，九橋，十害。」其他本作「諂」。(26, 614, 2)「……嫉云何？謂心不忍他之榮利；慳云何？謂於財法心著不捨；誑云何？謂矯惑他；諂(明本)云何？謂心曲……」其他本作「諂」。(26, 615, 1)玄奘《阿毘達磨品類足論》：「誑云何？謂幻惑他國；諂(明本)云何？謂心矯曲；橋云何？謂橋醉極橋醉，迷悶極迷悶，慢緩極慢緩，心傲誕性，是名為橋。」(26, 700, 2)「諂」俗作「諂」，這是由於「𠂔」旁常俗寫作「𠂔」。如：「埴」俗作「埴」。見《龍龕手鏡》土部。這樣一來，在字典中，「諂」就應該增添新的音義。

【癩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字彙補》：「癩，足疾也。」音盤。

案：我們要講的是「癩」作為「癩」俗字的情況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：「有取其皮以塗瘡者，瘡即除愈平復如故，亦無癩痕。」明本作「癩」。《尊勝佛頂修瑜伽法軌儀》：「取無瘡癩黃乳牛之類，誦真言加持水草二十一遍。」(19, 374, 3)《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經》：「取無瘡癩(明本)未損者，將於壇中臥其地上。」(19, 318, 1)《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》：「若取一屍無癩痕者，洗浴之，置大河側。」(21, 144, 2)明、甲本作「癩」。「寒林中取無癩痕屍，以香湯洗浴之。」(21, 144, 3同上)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：「灸癩，……《蒼頡篇》：『癩，痕也。』經作『癩』，俗字也。」這樣一來，「癩」字就應該增加新的義項。

【嗶】

案：《漢語大字典》有「嗶」，引《廣韻》音羊益反，此音之下有二義，一為叫義；一為川名。我們以為「嗶」作「叫」義乃「嗶」的俗字，音應該讀為毫。今查《廣韻》音羊益反，只是其作為「川名」的讀音，並不能管「叫」義。竺佛法《菩薩處胎經》：「聞佛今日當取滅度，悲啼嗶泣，不能自勝。」(12, 1057, 3)唐流支《大寶集經》：「彼心當墮嗶叫地獄。」(11, 545, 1)元、明本作「嗶」。唐玄奘《大寶集經》：「臨大峻崖，窮途所逼，夜中嗶叫。」有異文作「嗶」。《干祿字書》：「𠂔阜上俗下正。」又《龍龕手鏡·口部》：「嗶，音毫。」「嗶」即「嗶」，亦「嗶」的俗字。「𠂔」俗作「𠂔」。(見元周伯琦《六書正偽·昔韻》)秦公《碑別字新編》：「嗶，魏《奚真墓誌》作嗶。」這樣一來，「嗶」義作「呼叫」時，其音應讀為毫。不讀為益。

【薺】

《漢語大字典》引《集韻》：「薺，草名。」沒有作「薺」俗字的情況。

案：「薺」可以作為「薺」的俗字。《龍龕手鏡》：「薺，俗；薺、苾，二正，呼毛反，芸也，去田草也。」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：「於是正士妙心菩薩居大眾前廣然踴躍……散訖忻喜重歎詠曰：『自歸諸佛，為慧聖達拋霧寤寐，碎散癡本解眾顛倒，釋

疑除網，順入道明，致無上覺者自歸於法。法之最法……薺鋤眾穢，盪除心垢，通導迷惑……』(8, 744, 2) 宋、元、明、宮本作「薺」。字典應在「薺」下增添薺除義。

(四) 有利於校理敦煌寫本文獻或刻本佛典文獻。

前面已經說過，敦煌寫本文獻及刻本佛經都有大量俗字，這需要我們去校理。另外，我們面對著大量的版本異文，對它們之間的關係也應搞清，尤其是要搞清不同用字的源流。

《大般涅槃經》：「如彼獵師擒捕獼猴，檐(乃擔字，木旁與扌旁在俗字書寫中常互混)負之歸家。」(12, 761, 2)「擒」，宋本作「擒」。「如諸獵師以擒膠置之案上，用捕獼猴。」(12, 517, 1同上)「擒」，聖本作「擒」。

案：這裏究竟是誰正確呢？根據文義，第一例「擒」似乎不錯。其實，「擒」才是對的。「擒」即「擒」。「如諸獵師以擒膠置之案上，用捕獼猴。」(12, 517, 1)「如彼獵師擒捕獼猴，簷負歸家。」(12, 517, 1)皆作「擒」。「擒」俗作「擒」，這時由於「禽」旁俗作「禽」。如：秦公《碑別字新編》：「擒，魏《東豫州刺史元顯魏墓誌》作擒。」上面異文的關係具體是「擒」為正字，「擒」為「擒」的俗體，「擒、擒」乃「擒、擒」的誤字。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十四：「擒膠，《考聲》云：『搗木皮為之，可以捕鳥獸。』」「擒膠」是一種木膠，可用來捕鳥獸。

《漢語大字典·補遺》艸部「葦」字條目引敦煌寫本《目連變文》：「寘間母受多般苦，穿刺燒葦不可量。」並說：「葦，音義未詳。」

案：「葦」即「蒸」的訛字。「承」有別字「丞」，秦公《碑別字新編》：「承，魏《袁州刺史元弼墓誌》作丞。」與「丞」相近。「丞」在佛經中即可誤作「承」。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八：「會承答曰：『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，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。』」宋、元、明、宮本異文作「會丞」。卷三十八：「隋大業初，彼國官人會丞來此學問。」亦作「會丞」。「丞」形可作「丞」的別體。如：《說文》：「蒸，……蒸，蒸或省火。」秦公《碑別字新編》：「蒸，魏《元延明墓誌》作蒸；唐《張慶之墓誌》作蒸。」「蒸」的別字「蒸」、「蒸」與「葦」形相近，極易訛為「葦」。在此，我們認為「葦」即「蒸」，「蒸煮」之義，放在文中亦合文義，並不是音義不可考。

總之，刻本佛典俗字的研究是有其重要價值的，我們在上面僅僅略舉了一些方面，希望對佛典文獻的語言文字研究有所裨益。